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八八五次會議

第十五年

一九六〇年八月八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885)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八百八十五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八月八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Armand BERARD(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85)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 主席：現在本人依據安全理事會前所作成的決議[第八七三次會議]，請比利時及剛果共和國的代表參加理事會的討論。

比利時代表 Mr. Pierre Wigny 及剛果共和國代表 Mr. Justin Bomboko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BOMBOKO(剛果共和國)：本人覺得十分光榮向安全理事會介紹剛果共和國代表團的五個團員：副總理兼代表團團長 Mr. Antoine Gizenga；司法部長 Mr. Mwamba，他是卡坦加偉大政治領袖之一，而且也是卡坦加聯合黨之創始人及主席；剛果陸軍大將兼剛果總理軍事顧問 Mr. Impollo Mauricé；剛果駐聯合國大使兼代表 Mr. Thomas Kanza；及本人——外交部部長 Justin Bomboko。

三. 本人願在發表任何陳述之前，先向安全理事會表示感謝理事會通過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及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並再次給予我們一個機會來向整個世界報告剛果政府及人民所取的立場。本人並願向秘書長及其同仁表示感謝他們在執行艱難任務及實施工會決議案時所用的方式及所本的精神。

四. 我的陳述是很簡短的。我不擬再述剛果政府代表已在理事會中說過的事件，也不擬再述那些足以證實比利時軍隊對我共和國採取侵略行動的事件。我祇擬敘述理事會最近決議案通過後的發展情形。

五. 儘管比利時表現了惡意，儘管比利時造成許多障礙，阻止聯合國軍進入，而目前構成我共和國的六個行省中已有五省在聯合國軍事統帥控制之下。本人願意公開向我國陸軍官兵致敬，表示欽佩他們過去和現在對聯合國所表示的合作精神。各地的聯合國軍都受到共和國人民最友好的款待。這一點證實了剛果人民對聯合國確具信心。

六. 不過鑑於比利時所一手造成的現有種種困難，剛果人民確曾表示並繼續表示一些焦急和不耐煩的情緒。可是大家不能把這一點解釋為一種不信任的象徵。如果他們有點不信任的話，那麼他們不信任的是比利時，因為比利時是一個老資格的聯合國會員國，我們本可指望它以身作則，遵行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七. 固然我們有些確鑿不移的證據，證實有人玩把戲耍手段，可是諸位曉得聯合國軍無論在什麼地方進入剛果都沒有遭到我國軍隊和我國人民的抵抗。為什麼卡坦加有抵抗呢？這種抵抗完全是搗亂性質。這種反抗是由比利時政府造成的，閑養的。在政治社會上，在軍事上，在法律上全無理由的。

八. 先談政治社會方面，卡坦加有兩個大政黨，Mr. Tshombé 的政黨——剛納卡黨(Conakat)及卡坦加聯合黨——Mr. Mwamba 所屬的政黨，Mr. Mwamba 是司法部長，也是剛果代表團的團員。去年卡坦加聯合黨在社區選舉時贏得絕大的勝利。這個勝利對比利時來說是一種打擊，因為若干年前金融界及比利時移民都在提倡卡坦加自治一說，要使卡坦加成為一種自治領，與比利時保持密切聯繫，可是代表該省人民至少百分之七十的卡坦加聯合黨，則贊成剛果統一。在另一方面，剛納卡黨經由該黨各領袖仍為殖民主義統治勢力的工具。不過，目前該黨領袖——Mr. Tshombé

便是其中之一——業已失去卡坦加人民的支持，他們的所謂實力全仗比利時軍隊維持。

九。關於這一點，本人願意說幾句離題的話。我們已經證實了有人以聯合國軍隊作為宣傳的題材，那種宣傳與聯合國在剛果採取種種措施時所本的精神是完全不符的。那些人說聯合國軍隊來到卡坦加，並不是要恢復秩序，而是要實行共產主義，並且要見機加強 Mr. Lumumba 的勢力。這是卡坦加各部落的反對理由。我們深信一旦比利時軍隊離開，那些受外國收買的卡坦加領袖便將失去他們虛有其表的權勢。

一〇。現在本人願意談談軍事方面。為使聯合國軍隊能够執行他們的任務起見，國軍軍事統帥部業已商同剛果政府着剛果軍隊在聯合國駐有軍隊的各地放下他們的武器。這一點實是剛果政府及剛果軍隊願意合作的最好明證。

一一。這些措施固然證實了我們的誠意，可是比利時軍隊卻乘着我們實行此等措施之時有系統地打壞我們的防軍，搜取武器滿載而去。同時，比利時行政當局所組織的打壞勾當也使剛果共和國國庫日益空虛，他們希望剛果經濟崩潰，發生極嚴重的社會後果。

一二。目前卡坦加的情形如何呢？比利時軍隊在比利時當局採取主動之下，正在實行軍事佔領卡坦加，他們甚至沒有把他們的行動告訴剛果當局。比利時軍隊開到後就支持 Mr. Tshombé，好像強迫他宣佈卡坦加與剛果共和國其餘部分脫離關係。凡不願接受此項決議的剛果軍人都被比利時軍事統帥部驅出卡坦加境外。所以，抵抗聯合國軍開入卡坦加者祇有比利時軍隊及剛納卡黨之政治民團而已，這些民團就像變戲法一樣，都已搖身一變，成為比利時某將軍指揮下的所謂卡坦加抵抗軍。

一三。本人現在要談到法律方面。如果將卡坦加問題化為一個憲法問題，那是錯誤的。事實上，卡坦加在剛果國會裏有好幾個國會議員及代議士。在剛果政府本身裏，卡坦加也佔有三個部長的職位，即：經濟事務部長、司法部長及國防次長。不但如此，現有的剛果國會乃是一個國民議會，因為諸位都曉得，目前剛果受一種暫行基本法的支配，而那種基本法的原則是由政治圓桌會議商討擬定的，卡坦加兩大政黨的所有領袖，包括 Mr. Tshombé 在內，全都參加此項圓桌會議。本人還要指出一點，就是：比利時國會也有機會來討論並批准這一個基本法。

一四。在新近各次事件發生之前，卡坦加省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今日議論紛紛的卡坦加問題是由比利時政府一手造成的。事實上，比利時當局也鼓勵實行分離計劃，不過僥倖得很，這些計劃在其他各省中已被發現了。本人有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件，可供理事會研究。

一五。卡坦加人民有權也有機會經由他們的合格代表向中央政府發表意見。據我們知道，卡坦加問題從來沒有在剛果國會中提出。因此，如果說這個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或憲制問題，那是錯誤的，因為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國會是一個國民議會，不久就要考慮何種結構最適合於我們的新共和國。同時，祇要外國軍隊依然留駐剛果，誰也不能把這個問題視為一個內政問題。剛果恢復和平、秩序與統一的必備條件是比利時軍隊立即撤出共和國全境，包括卡坦加以及卡密納 (Kamina) 與基同納 (Kitona) 的基地在內。

一六。本人再度向理事會致我們的謝意，同時本人並願再度向諸位保證：剛果人民絕對相信聯合國能以果斷行動，恢復我國的和平與秩序。關於這一點，比利時政府應當理會到該國為其自身利益計應當與剛果中央政府開誠合作，剛果中央政府對於任何人都不懷有仇恨，它願意與比利時人民有效合作，繼續認為比利時人民是剛果的朋友，因此比利時人民必須確具真摯朋友的作風，而不要暗存敵意，玩弄手段，在非洲造成一種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

一七。本人聽憑理事會差遣，十分樂意提供所可能需要的一切進一步說明。

一八。Mr. WIGNY(比利時)：本人專心致意聆聽剛果外交部長的陳述。本人願意在發表任何其他聲明之前，先明白指出幾點。我們今天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來到這裏，而是以控告者的身份來到這裏。毫無道理的侵略指控業經理事會駁斥了。我們的許多同胞都做了大屠殺的犧牲者，這一個事實現在也已經成立了。本人曾經要求國際調查，現在本人依然保持這個請求。Mr. Bombozo 委婉陳辭說什麼打壞軍事武庫的事情，我想他說這話時係指解除叛變“民軍”一事而言，據我曉得那些“民軍”儘管聯合國軍已到，依然沒有回到崗位。

一九。剛果外交部長說了許多關於卡坦加的話，那些話都不應當對我說，而應當對 Mr. Tshombé 說。我們拒絕干預我們所幫助獨立的國家的內政。不過，

本人要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就是在雷堡市的卡坦加各部長及國會代表大部分都已回到卡坦加了。

二〇。這是比利時政府的立場。適纔向理事會提出的第二次報告書指出秘書長業已竭力執行他的艱難任務。不過該報告書也證實秘書長在執行任務時並沒有受到比利時政府的阻擾。本人願意強調這一點。有些事值得反復陳述，因此我要首先敘述為什麼我國軍隊要在一個剛由我們促其獨立的友好國家中採取行動。

二一。我們最初所作的解釋現在依然有效。我們必須援助我們的國民，他們因為沒有其他方式的警察保衛，所以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聯合國當時必須遣派一萬二千人前往剛果，而且現在這一個數目還不敢說是足夠。這個事實也就證實了我國國民絕對缺乏任何方式的保障。我不相信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如果處於同樣情形，會不這樣的做，會掩耳不聞本國國民的呼救，因為不幸得很，跟着來的便是慘不堪言的殘酷行爲。

二二。這種救援工作本身屬於臨時非常性質。我們派去的軍隊是民團而不是職業軍人，而且諸位理會到我們渴望他們儘早回來。本人還要指出一點，我們甚至不願為拯救我國國民，及實行合法自衛，而對剛果人民作戰。八十年的開誠合作是不容易忘記的。因此我們渴望聯合國軍隊前來接替。聯合國軍不是要來剛果與我們做對的，也不是不管我們在不在那裏而都要來到剛果的；聯合國軍之前來剛果是要使我們卸除我們所不願執行的任務，使我們不必在我們的天然疆界以外維持公共秩序。所以對我們說，這不是一個軍事威望的問題，也不是失敗或投降的問題，而是一個接替的問題。一旦聯合國統帥部宣稱能够承擔某一地區的安全責任，我們便將毫不猶豫地離開該地，我們的民團便將光榮無愧地回到他們的家鄉，深深感到已經盡了責任的愉快。說到這一點，本人應當舉出若干數字。

二三。我們的援軍共計六,九〇〇人，我們的兵力總數從來沒有超過七,七五〇人。此外，我們還必須遣派一,五〇〇人去盧安達烏隆提替代剛果“民軍”，因為為防範起見，我們必須解除剛果“民軍”的武裝。

二十四。今日的情形如何呢？剛果全境，除卡坦加外，所有比利時軍隊都已撤出，他們業已退到他們的基地。下剛果、赤道省、卡塞(Kasai)、東方省或基阜(Kivu)都沒有比利時的一兵一卒。他們全都調返比利時了。星期日晚上，七,九〇〇人總數中計有二,二〇〇人業已歸國或在歸國途中；七五〇人即將出發，八

〇〇人將於八天之內離境。因此誰都不能說我們不尊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誰都不能說我們——除好意之外——表現了今晨(第八八四次會議)秘書長在發表陳述時所說的剛果政府那種“極不耐煩”的態度。

二五。現在，就卡坦加說，情形究竟如何呢？我們在那裏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樣，為了同樣理由出面干涉，保全我國國民的生命。當叛徒佔據兵工廠，並向城內推進時，卡坦加當局請我們到伊利沙白市(Elisabethville)去。當時歐洲人七人業已被殺，其中一人是某國的領事，這一個事實實在是我們來到伊利沙白市的絕大理由。這是一個何等的例證，這是一個何等的教訓！

二六。批評我們的人說起話來，都是事後有先見之明的，可是我們從他們得到什麼意見呢？難道我們應當等到二十人死亡或三十人、四十人死亡嗎？難道我們應當等到全城都被洗劫嗎？難道我們應當在該地就像在其他各地一樣，等到那些叛徒有時間受到教唆廣播的煽動後發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的戰爭嗎？恕我說，以人類生命為戰爭賭博的典當，實屬駭人聽聞。

二七。自然有人暗中譏諷說，我們之來到卡坦加是為了種種政治動機。人們認為我們瘋狂了嗎？本人願意舉出幾個事實。

二八。剛果的統一乃是比利時經營剛果有逾七十五年的結果。比利時議會所通過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暫行基本法力求將來保持此種統一。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比利時部長 Mr. van der Meersch 並會同 Lumumba 政府的一位部長——我相信這位部長現在也在這裏——想法增加卡坦加政府成員及其領土代表人數。最後，本人並於七月十二日送致各友邦大使外交節略一件，論及剛果統一之重要。

二九。如果有人可以提出控訴，那麼這個人不是 Mr. Lumumba，而是 Mr. Tshombé。Mr. Tshombé 有權提出控訴，事實上他正在極力行使此種權利。我們要公平無私。七月十一日，卡坦加政府在卡坦加議會支持之下，宣佈卡坦加全區獨立，請我們在外交上承認，不過我們沒有這樣的做。Mr. Tshombé 受到幾次挫折後，要求我們請他前來布魯塞爾，說明立場。可是我們並沒有邀請他，而且我們甚至阻止他前來，因為我們甚至希望避免在表面上有干涉內政之嫌。不過，本人願意在這裏向卡坦加政府致嚴肅的敬意。該政府維持了它的管區內的秩序。區內每一個人都在工作，而且對明天的情形都能有相當的把握。這種情形與剛果

其他各地的混亂無主情形相比，何異天壤！此外，Mr. Tshombé 及其政府都很客氣地對我們表示同情與諒解，值此艱難時候這種表現實使比利時人民深深受到感動。

三〇。在卡坦加的我國國民共達二〇,〇〇〇人，而保護他們的比利時防軍總數不過一,七〇〇人。我們拿定主意，決心一俟這些人民的安全得到保障後立即撤退我們的人員，我們絕不留戀片刻，因為我們的民團願意歸返家園。不過，安全一定要得到保證。請問有誰膽敢對我們作更進一步的要求呢？如果沒有人替我們保護我們的兩萬國民，那麼有誰敢請我們讓他們遭受嚴重的危險呢？

三一。本人願意強調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目前許多技術人員都在從事卡坦加的經濟活動，因此如果我們使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如果我們讓他們逃走，使本組織所承擔的復國工作益發困難，幾至不可容忍的地步，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對於卡坦加人民，對於剛果一般人民，對於聯合國全都沒有好處。本人要向諸位保證：我們目前所採取的立場絕不會變成含糊或敷衍。我們沒有在剛果五省中斤斤計較細節，我們也不打算將來這樣的做。如果秘書長宣稱他能够正式確保安全而不造成一種真空——這是他個人應負的責任——那麼我們便將撤退。

三二。本人要加上一點重要意見。比利時軍隊祇要一日駐在卡坦加境內，便一日不會對聯合國軍隊有所抵抗；比利時的官員也絕不參加任何此種活動，這一點是不待言的。我們的軍人在該地的任務純為保護生命，而不是增加騷亂情事或與聯合國發生衝突。本人為求明白指出這一點起見，要進一步說，這話也適用於那些依友好條約規定在卡坦加服役“民軍”的比利時軍官。這些比利時軍官絕不會參加可能進行的任何反聯合國行動。

三三。現在讓我談談卡坦加政府的未來可能反應。Mr. Tshombé 不承認比利時國會所通過的基本法；可是 Mr. Lumumba 也確實沒有尊重基本法的各項根本規定，據我看來，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停開議會，實是一種很奇怪的尊重基本法的表現，因為基本法中規定立即召開國民議會。

三四。卡坦加宣佈獨立，與雷堡市脫離關係，可是同時卡坦加方面又說它準備合作共同重建一個統一而基於新辦法的剛果。無論如何，一九六〇年五月比

利時所通過的那個法律分明屬於臨時性質，將由剛果人民本身所擬就的確定憲法予以更替。

三五。比利時政府在這個爭端上不袒護任何一方。本人嚴肅保證：比利時政府決心不干涉。不過，誰也不要說我們正在暗中干涉或間接干涉。

三六。根據新聞報導，目前剛果中沒有比利時軍隊及聯合國軍隊駐紮的許多地方也都表示類似的政治願望。有人告訴我說下剛果、卡塞及赤道省都有電報發至剛果。難道我們要假定這些電報都是假造的嗎？

三七。我再說一遍：我們絕對不干涉；不過目前情形既屬如此嚴重，我要大膽提出一項提議。

三八。無論正確與否，卡坦加政府就像 Mr. Bomboko 所說的，認為聯合國軍隊的來到與雷堡市政權——本人對這個政權不願加以批評——的幾乎自動伸張是有聯帶關係的。如果秘書長能夠尋出一種辦法，再度向卡坦加政府提出保證，確保該政府有機會在剛果政治範圍之內進行自由談判（就像所有少數民族或社區的情形一樣），那麼本人深信聯合國軍隊進入卡坦加一問題當不難解決，而比利時政府也絕對不會阻礙此種綏靖工作。

三九。這是比利時政府的立場。我們為保護我國國民的生命起見，不得不違反我們的願望，以軍隊干涉剛果。不過我們不願留在那裏；我們不求增加軍事威望；而且那裏實無勝利之可言。一旦安全有辦法得到保證，我們願意立即歸去。聯合國已在五省中做到了這一點，而且我們已經移出了這五省。聯合國在卡坦加中也同樣有責任去確保人民的安全。我們希望聯合國成功，我們絕不使聯合國的任務更加困難。

四〇。Mr. LODGE(美利堅合衆國)：我們今天所必須作成的決議是跟着前兩次所作的決定來的。當時聯合國決議一方面協助建立剛果的秩序，另一方面要使比利時軍隊從剛果全國撤退。聯合國當時所走的途徑是正確的，現在所走的途徑也是正確的。

四一。自從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我們作成關係重大的決議以來，所發生的情形如下：第一，聯合國在秘書長領導之下，截至目前止業已運送軍隊一一，五〇〇人至剛果，並且已將這些軍隊分配在剛果六省中之五省。我們嘉許秘書長的幹練、努力與膽識。

四二。第二，現在所有比利時軍隊都已從剛果六省中之五省移到剛果西邊的基地——基同納——實際

上其中已有一,五〇〇人回到比利時去。比利時屢向我們保證：這一個數目正在不斷地增加。

四三. 第三，我們相信卡坦加的障礙固屬困難，但卻是暫時的，而且聯合國已對此種障礙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這一點實在值得欣慰。現在，秘書長已經正正當當地回到安全理事會來請求支助與訓示，以期完成他的任務。

四四. 現在讓我們正視卡坦加問題。秘書長最近一次向理事會提出的報告書中十分明智地把這項問題的內政方面與聯合國的任務分開，因為聯合國的任務是確保和平與安全以及比利時軍隊之撤退，而內政問題則不屬於聯合國分內之事。今天理事會的任務是幫助秘書長進行他在卡坦加的工作。為求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支持秘書長的意見，認為聯合國不可捲入 Lumumba 總理與 Tshombé 省主席之間的政治鬭爭。

四五. 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十五年來的慣例都強調指出聯合國不可干涉內政爭端。

四六. 現在讓我談談比利時駐軍卡坦加的問題。我們十分瞭解前些時候比利時增派軍隊駐紮剛果及卡坦加所本的動機。不過，這些軍隊的存在卻成了比利時與剛果之間的摩擦來源，因此比利時政府撤退它的軍隊，由聯合國軍前來接替。現在，此種程序應當也適用於卡坦加。聯合國軍現在已能開進卡坦加。因此目前比利時軍隊實應依據秘書長所訂維持法律與秩序的辦法，儘早撤退。

四七. 美國認為一旦理事會向卡坦加地方當局提出保證，聲明聯合國的唯一任務便是確保法律與秩序以及比利時的撤退，那麼卡坦加當局便沒有理由要反對聯合國軍。比利時也不能再有任何理由要展緩從卡坦加迅速撤退。

四八. 聯合國在剛果方面已將獲得重大的成就。正如秘書長今天早晨所說的，聯合國的成敗不但關係剛果和平，而且關係世界和平。我們絕對不要因為一些狂風暴雨而感到沮喪，也絕對不要因為有些人企圖渾水摸魚，而捐棄前功。

四九. 本人在第八七七次會議代表美國發表聲明時，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擅自僭取權利，威脅要對剛果採取獨立行動。今天，我們必須重申這一個警告。大家應當幫助聯合國努力，誰都不要破壞聯合國的努力，這一點是十分要緊的。

五〇. Mr. SLIM(突尼西亞)：今天我們第三次討論剛果共和國由於新近數星期各次事件所造成的情勢。本人不擬在這次辯論中對事件本身，加以批評，也不擬對於激起驚慌的情感反應及促使比利時政府干涉剛果的理由加以批評。本人相信這些問題業經本理事會詳細討論過了，而且許多事件的發生已使這些問題成了過去。本人十分瞭解比利時干涉剛果所本的人道考慮，不過本人依然認為這些考慮無論根據法律或國際先例，都不能成為採取干涉行動、破壞獨立主權國領土及主權的理由。

五一. 本人不願追究這一點。今天我們開會討論卡坦加省新近情勢的發展——說得確實些，前星期終了時的情勢發展。因此，本人要專就該地區情勢發表意見。

五二. 本人在七月十三至十四日〔第八七三次會議〕及七月二十一日〔第八七八次會議〕安全理事會前兩次討論此項問題時沒有仔細分析卡坦加所發展的情勢，尤其是七月十一日以來的情勢，本人也沒有試圖確定根源或罪咎之所在。當時本人鑒於情形的嚴重，認為如果採取其他途徑，則將更有成就。本人相信當時理事會所要通過的明確決議案當為比利時所接受。本人並深信比利時既是本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一定充分曉得——也許比一個像我國這樣的新國家更充分曉得——它對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負的責任，而不會讓它自己直接或間接的，有意或無意的，阻擾理事會決議案的實施。

五三. 自然，大家必須秉公持平，承認卡坦加以外的五省中比利時駐軍業已開始撤退，而且現在實際上確已撤退完畢。這一個事實反映出了良好的朕兆，大家實不能在這一方面公平指摘比利時政府。可是卡坦加的情形，尤其是上週所發展的情勢，使我不得不說：我們對這個問題深感失望。

五四. 事實如此。七月十一日比利時政府依卡坦加省長的公開請求，在剛果那一部分登陸——據比利時政府說——以求恢復秩序與安全，並確保當時受到嚴重危險的個人安全。本人不擬詳細談論此種依某一地區長官請求而出面干涉的不法行為，也不擬詳談此種行為之不合國際法原則與憲章規定。本人在過去各次辯論中業已明白說明敵國代表團對此項問題所採的立場。本人已經說過我們固然十分瞭解比利時採取此種行動時所懷的情緒，但卻不能不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破壞剛果完整與主權之舉，因為剛果的完整與領土疆

界也是比利時所承認的。本人說過這話以後，剛果所發生的情形並沒有更改我對於這一點的看法。現在本人祇擬提到過去辯論時比利時政府所說的兩個要點：（一）卡坦加省政府沒有足能維持該國秩序並保障該國人民安全的可用軍隊，因此比利時政府必須干預；（二）這種干預並不含有比利時政府干涉該國內政之意，因為剛果的統一與領土完整已為比利時所承認，尤為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比利時基本法，亦即剛果共和國臨時組織法，所承認。

五五。本人為求闡明利益起見擬對上述兩點作一極客觀的分析。

五六。理事會最近所通過的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請比利時速將該國軍隊撤出剛果全境，因為理事會認為剛果領土是完整的，是不可分的。

五七。比利時政府經過若干困難後——本人不擬在這一個階段中對這些困難加以批評——終於八月三日答應聯合國軍隊開入卡坦加。比利時政府宣稱願由聯合國軍隊接替比利時軍隊。它並且同意此種接替應於八月六日，星期六實行。可是該省省長向卡坦加人民所招募的軍隊顯然決心以武裝反對聯合國軍隊登陸。這些卡坦加軍隊似有良好的配備而且由比利時軍官率領，這些比利時軍官中有許多人屬於警察部隊。因此我們實有理由問這些軍隊究竟能從何處得到武器呢？是比利時駐卡坦加的軍事當局根本不知道這一事呢，還是他們公然或暗中首肯呢？如果前者屬實，那麼那些在卡坦加出面干涉的比利時軍隊顯然沒有把握著該地區的情勢，因此比利時軍隊如果純為保持該地區秩序與安全而出面干涉，那麼他們自始就不會成功。在另一方面如果卡坦加軍隊在比利時暗中同意之下得到武器並招有比籍軍官，那麼比利時政府的責任便是不容推諉的。

五八。卡坦加省政府的前後左右圍滿了比籍顧問，而地方警務及保安部隊方面所有階層上的此種情形尤為顯著，這一個事實更加重了上述的責任，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有意或——就算我承認這一點——無意。

五九。總理的前任機要助理現任卡坦加省政府首長的顧問。卡坦加警務部隊參謀長也是一位比籍高級官員。最近為動員卡坦加軍隊而舉辦的招募計劃也由比籍官員進行。根據新聞報導——這些報導非經證明失實，則我們實有理由信以為真——最近伊利沙白市

飛機場跑道也由比利時軍隊接防，他們在跑道上架有機關槍以防止任何未經核准的降落。

六〇。比利時自從開始干涉起便在安全理事會中聲稱，尤其經由外交部長聲稱，比利時純為恢復秩序與安全而出面干涉，絕不干涉剛果內政。可是根據新近各種發展，我們不免作成結論，認為比利時在卡坦加採取干涉行動，儘管或非有意如此，但其結果則為編組一個武裝集團，由比利時籍民擔任軍官，決心反對聯合國軍隊開入卡坦加。這是事實。因此比利時的出面干涉顯然鼓勵該省的分離趨勢，而且本身提供了必要辦法，使該省可能脫離剛果。七月十一日卡坦加本身並無足能維持治安與保護生命的有組織軍隊，而三星期之後，八月四日，該省就有了配備良好的有組織軍隊供其調動，而且這些軍隊決心抵抗聯合國軍隊開入卡坦加，本人如果把這兩天的該省情形作一對比，那便顯將看出比利時在卡坦加採取干涉行動一舉與這些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如果今天聯合國軍有困難開進卡坦加，那麼比利時政府儘管業已表示甘心情願，而對於這些困難依然不能不負責任。

六一。儘管比利時宣稱無意干涉剛果內政，並承認剛果是一個國際個體，而比利時的干涉行動及供給軍械與軍官一舉實已鼓勵並在物質上加強剛果某一行省拒絕接受深符比利時本身所訂單一制國家結構的中央政府管轄，並準備以武力抵抗聯合國軍開入，可是聯合國軍是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派去的，其目的純在於接替比利時軍隊，並於徵得剛果政府同意後，維持秩序與安全，決不干涉剛果人民內政。

六二。適纔秘書長向我們提出的報告書[S/4417 and Corr.1, S/4417/Add.1/Rev.1, S/4417/Add.2]明白指出聯合國軍祇供秘書長用以達成理事會決議案所責成秘書長達成的各項目的，秘書長不會也不能用這些軍隊來干涉剛果的內政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必須由剛果人民本身依據他們所認為最大的利益，予以解決。本人談到這裏，願向秘書長致誠懇的敬意，因為秘書長在實行安全理事會依據憲章及其各項原則作成決議時表現了何等卓越的才能與機警。他的專心致力於實現這些目的，實在值得我們欽佩與感激。

六三。正如報告書所明白指出，聯合國軍開進卡坦加，目的純粹是要促使比利時軍隊的迅速撤退，而絕對不是要干涉剛果共和國的內政。不幸得很，我們遇到了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情形，我們當初實在沒有理由預料到會有這種情形，因為比利時政府自始便以

卡坦加沒有警察部隊，不能維持秩序並保障居民安全為理由，而在該地區採取干涉行動，今天比利時軍隊也許更多了一個理由，就是卡坦加的警察部隊不能抵抗聯合國軍開入卡坦加。

六四。秘書長再度來到安全理事會，請求闡明理事會所授予他本人及聯合國軍的權柄範圍，俾在剛果全國，尤其在卡坦加內，實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請問誰能問心無愧地責備秘書長不該這樣做嗎？客觀地說，我們認為誰也不能責備他。

六五。相反的，我們相信秘書長的行動是十分明智的。不過，理事會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兩決議案都已決定調用聯合國軍，而且此項決議案係以秘書長致大會第十三屆會報告書¹中所載各項原則為根據。其中之一是：此等軍隊除為自衛以抵抗意圖把他們驅出防地的襲擊外，不得使用武器。請問他們在必要時可否用他們的武器來佔據聯合國軍統帥部認為完成使命所必不可少的陣地呢？這是理事會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

六六。我已經說過，儘管秘書長及其文武職員在剛果表現了勤勉容忍的作風，而比利時在卡坦加採取干涉行動，實已造成一種情勢，使聯合國軍也許不得不這樣的做，這一點現在已經愈來愈明顯了。

六七。敵國代表團認為為剛果和平與穩定計，為國際和平與安全計，絕對必須迅速澈底執行安全理事會關於此項問題的決議案。

六八。凡是聯合國會員國的非洲獨立國家都已採取明顯的立場，表示贊成這種辦法。本人不相信本組織的任何會員國會持有相反的意見。

六九。本人要強調指出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及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都是安全理事會所一致通過的，其中涉及了大家所認為一個整體的剛果共和國全部領土。因此這兩個決議案必須適用於卡坦加，就像適用於其他各省一樣。自從上週以來，聯合國軍隊已經有了充足的實力和適當的配備，足夠進駐卡坦加各陣地，就像進駐其他各地一樣。我們認為如果他們非如此則不能消除其進駐卡坦加時所遭到的武裝抵抗，那麼安全理事會絕對應當授權他們這樣的做。

¹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五，文件 A/3943。

七〇。本人現在要談到我的結論。我們認為現在全看比利時要不要也像在剛果其他各地一樣，撤退卡坦加的駐軍。如果比利時遲遲不肯撤兵，那麼我們祇能認為這是一種公然作梗的表現，因為下述兩種情形之中必居其一：卡坦加省政府不是擁有充足實力，足能依據區域憲法權限、確保秩序與安全——在這種情形下比利時軍隊實在沒有理由要在那裏——便是沒有必要的軍隊供其使用，因此聯合國軍隊要來接替比利時軍隊，協助維持該地區的秩序與安全。

七一。因此，我們不免達成結論，認為現在情形比以前更為迫切，比利時軍隊實應立即離開卡坦加，本人十分歡迎比利時外交部長今天就這一點向理事會提出的保證。我說“立即”撤退是因為五日之前——八月三日——比利時政府就準備移出其在卡坦加所佔據的陣地，而且聯合國軍隊業已準備接防。當時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兩天後，八月六日，真正開始撤退。如果不是為了聯合國軍所負使命的範圍問題引起了困難，比利時軍隊當已實行撤退。依據本人的意見，目前誰也不會反對比利時軍隊立即撤退。不過這使我達成了一個進一步的結論。正如我前所指出，今日卡坦加的情形實乃比利時出面干涉之所致。本人認為比利時政府既已造成目前的種種困難，現在不但應當立即撤退它的軍隊，而且應當利用其在卡坦加駐軍時所用的辦法，協助並有效促成聯合國軍隊進入卡坦加。我們希望比利時政府深知其對聯合國的責任，將作一正面貢獻，使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實行於卡坦加省。本人深信這一點愈早做到，則剛果全國的情勢也愈早改善，而該地區的安寧、秩序與和平也恢復得愈有實效。

七二。本人在過去辯論過程中已經說過，依據我們的意見比利時軍隊在剛果採取干涉行動，實屬破壞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之舉，其結果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現在這些軍隊繼續駐在卡坦加，事實上造成了——也許是無意的——一種情勢，不但威脅剛果的和平與安全，而且威脅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這一點難道不是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嗎？

七三。這種威脅是千真萬實的，是十分嚴重的。秘書長今天早晨在理事會中對當前情勢作了一番客觀的檢討，十分正確地請大家對於此種危險的存在，加以注意。我們絕不小看這話的嚴重性。

七四。我們非洲人為求消除此種威脅起見，同心協力促進共同的利益，接受種種的犧牲，照我們的情形說這些犧牲對我們之間的若干人來說絕對是非同小

可的。我們竭望作一大公無私的貢獻，來恢復剛果的秩序與安全，而且我們深深曉得這一個經由該國——位於非洲的中心——威脅整個非洲的國際嚴重危險，因此祇要犧牲是必要的，是迫切的，我們都習以爲常，而且我們已在聯合國範圍之內這樣的做了。聯合國依然是我們最好的庇護，我們對聯合國寄以信心與希望。

七五。我們根據這個理由，認爲安全理事會應當加強秘書長的職權，藉以終止我們現在所遇到的這種困難情勢。不過儘管如此，本人對於比利時的智慧和比利時人民所奮勇爭取的自由與公理原則，並沒有失去信心。本人依然相信爲比利時自身利益計，爲剛果人民與比利時之間基於尊嚴與公理的真摯友誼計，實應採取此種途徑。

七六。敵國代表團及錫蘭代表團根據這些考慮認爲如向理事會提出適纔所分發的決議草案[S/4424]，實有莫大裨益。本人不擬宣讀該決議草案的案文，因爲理事會各理事案前都已放有這個案文，而且無論如何本人對於講讀英文極感困難。

七七。諸位都可看出這個草案清晰而簡潔。它反映出了理事會的嚴重關懷，同時又根據秘書長第二次向理事會提出的報告書和今晨會議時秘書長所作的聲明，定出幾條實際而有效的規定，來加強理事會所授予秘書長的職權，俾使剛果情勢早日恢復正常。

七八。自然，剛果共和國可能有許多內部問題。不過這些問題都不屬於聯合國組織的管轄範圍之內，也不屬於聯合國會員國的管轄範圍之內。剛果人民的問題應當由剛果人民，而且專由剛果人民，依據憲法及其現在與未來的最大利益，予以解決。剛果人民過去因爲分裂與不和，而遭受極大的痛苦，本人繼續相信他們將能克服人類弱點替一個新興蓬勃國家帶來的危險，不過這個國家的所有兒女及其領袖都必須專心致力，爲該國謀得更大的福利。

七九。關於這一點，本人願意再說一遍，我在理事會審議剛果共和國申請入會問題時所說的話：

“今天剛果‘開明人士’的智慧，他們從先代繼承過來的偉大容忍傳統，他們的天資、愛國心以及他們由於與比利時人民接觸而得到的珍貴知識全都保證剛果整個民族必將共同生活於一個日益團結的社會裏，並將依據現代民主原則，以符合本國國民性格的方式訂立他們的制度。”〔第八七二次會議，第二九段。〕

八〇。Mr. KUZNETS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於審議剛果共和國因比利時對其採取侵略行動而發生之情勢後，通過一個決議案[S/4387]，要求比利時政府將比利時軍隊撤出剛果共和國領土。安全理事會並授權秘書長“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提供所可能需要的軍事協助，直至該國政府認爲其本國保安部隊經剛果政府努力及聯合國技術協助後足能充分應付所負任務之時爲止”。

八一。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要求比利時軍隊迅速撤出剛果領土，它並授權秘書長“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達成其目的”[S/4405]。

八二。可是，儘管安全理事會通過了這兩個決議案，而比利時在剛果的侵略行動依然繼續存在，因此我們今天不得不在這種情形下對這個問題作第三次的討論。目前，這個新興共和國因外國干涉而受到的威脅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反而變本加厲了。

八三。比利時政府以欺騙世界輿論爲目的，實行所謂象徵撤退，從剛果撤退了微不足道的若干比利時軍隊。不過這遮蓋不住明顯的事實：現在干涉主義者的軍隊幾乎全部都還在剛果，而且不打算離開該地。不但如此，比利時政府不惜一切代價，企圖保留以前所有的殖民地，正在進行一種宰割剛果共和國的政策。安全理事會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明白宣稱安全理事會認爲剛果共和國是一個整體，它並“請所有國家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妨礙恢復法治與秩序的行動，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妨礙剛果政府行使職權的行動，也不要採取任何可能破壞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行動”，可是比利時政府公然蔑視了這一個決議案。

八四。儘管安全理事會作有此項決議，而比利時政府依然佔據剛果共和國最富饒的卡坦加省，利用純靠比利時刺刀支持的 Tshombé 傕儡，公開圖使該省脫離剛果共和國。事實上，比利時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圖使依安全理事會決議而組成的軍隊沒有一兵一卒進入卡坦加。

八五。這也就是說，那些侵略者現在膽敢要求聯合國不阻止他們實行其在卡坦加省的卑鄙陰謀。

八六。大家都曉得比利時政府之所以能够採取此種頑抗態度，完全是因爲它得到北大西洋條約組織(NATO)夥伴的極力支持，那些夥伴事實上都在對剛果共和國積極進行各種顛覆活動，企圖宰割該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成員國政府對卡坦加問題或對整個剛

果採取的政策，都是鼓勵侵略，企圖以種種口實，幫助外國壟斷者繼續剝削剛果人民。

八七。比利時政府雖然承認剛果共和國政府，但卻倚靠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夥伴的支持，依舊公然不顧剛果共和國所提將比利時軍隊撤出共和國領土的要求，抗拒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並因此而對聯合國及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挑戰。比利時政府這種作法是要實現比利時及美國大壟斷者的願望，那些大壟斷者把他們的貪婪魔手伸到剛果共和國的寶庫——卡坦加中去，想要剝奪剛果人民以血肉贏來的民族自由與獨立。

八八。從安全理事會本次會議及以前各次會議所得到的一切資料，以及剛果共和國代表——他是該國所發生情形的活見證——今天所作的陳述上，我們絕對認為剛果共和國的情形仍屬極度緊張。比利時佔領軍用野蠻殘酷的手段來對付該國中正在維護祖國獨立與光榮的和平居民。比利時當局利用剛果共和國的暫時無力自衛，及該國領土中之駐有比利時軍隊，乘機進行大規模的各種勾當，而那些勾當都祇能說是公然掠劫剛果人民的無恥行爲。目前，比利時佔領軍正在搬走剛果共和國的庫存貨幣、準備金及其他物質財富，並想盡辦法替剛果共和國造成許多財務及經濟上的困難，並澈底破壞該國的經濟生活。

八九。比利時侵略者及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夥伴在舉世注目之下，用這種辦法企圖窒息這一個新興共和國。

九〇。大家必須注意到聯合國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遣派軍隊進駐剛果共和國，現在比利時軍隊是在聯合國軍面前及聯合國軍統帥部充分注視之下佔領該國，對剛果人民採取野蠻而殘忍的行動，並繼續企圖宰割這個新興國家，這一點實在極堪遺憾。

九一。正如剛果共和國總理以及剛果政府其他若干官員所指出，聯合國軍隊不但沒有使比利時干涉主義者迅速將軍隊撤出剛果共和國領土，而且反而在他們的統帥命令之下解除剛果國軍武裝，甚至與剛果國軍發生武裝衝突，這種情形一再發生，以致那些依安全理事會決議同意遣派軍隊前往剛果共和國的國家目前都處於一種地位，就是：聯合國沒有用它們的軍隊來促成安全理事會決議之迅速實行。

九二。這些軍隊之在剛果事實上業已成爲比利時軍隊繼續佔領卡坦加及剛果其他若干地區的護身符。

九三。本人現在要談談秘書長第二次報告書中所提到的一兩點。我們對於秘書長及秘書處各助理人員在處置剛果事件時所表現的勤勞及所作的努力自然致以相當的敬意。該報告書中說依安全理事會決議而派到剛果共和國領土的軍隊統帥沒有調遣軍隊到卡坦加省，而秘書長也就爲了這個緣故請求安全理事會開會。事實上剛果政府不但不反對派遣軍隊進入該國的這一個地區，而且幾度請求聯合國統帥部這樣做；俾使比利時軍隊能够迅速從剛果整個領土撤退，可是儘管如此，聯合國統帥部依然不肯這樣做。

九四。不肯遣派聯合國軍隊進入卡坦加，無疑是對侵略者讓步，這種讓步一定要使那些誠心誠意想法幫助這個新興剛果共和國爲爭取獨立與領土完整而作艱苦奮鬥者起了嚴重的憂慮；秘書長今天發表聲明時也承認比利時軍隊之留駐剛果，對該國來說確是一個禍根，因此必須無條件全部從剛果整個領土迅速撤退，這話尤其不錯，我們絕對贊同他的意見。

九五。同時，卡坦加及剛果全國雖然都駐有比利時軍隊，他們並且不讓聯合國軍開進卡坦加，可是該報告書 [S/4417 and Corr.] 却企圖開釋比利時政府對於這一個事實所負的責任。舉例來說，該報告書中稱秘書長在剛果及卡坦加省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並不是起源於“比利時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而實由於其他因素之所致。該報告書並稱：“因此聯合國並沒有遇到比利時從中作梗的問題。”不但如此，該報告書又說比利時政府“將下令該省內比利時軍事人員依據聯合國軍所實施之各決議案採取行動——如果他們還沒有這樣做的話”。

九六。這些話顯然不符事實，而且也與剛果代表向理事會發表的陳述相牴觸。目前侵略者的軍隊依然盤踞剛果國土而且比利時會同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夥伴正在想盡辦法來瓜分窒息這一個新興的非洲共和國，這怎麼可以說比利時政府是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採取行動呢？

九七。有人在解釋何以不派遣軍隊進入卡坦加時說比利時傀儡 Tshombé 反對這種措施，因此任何遣派聯合國軍隊進入卡坦加領土的企圖都將引起 Tshombé 的武裝抵抗。如果我們當真相信這種說法，那麼一種有點奇怪的情形便要發生：派遣軍隊進入卡坦加一問題在這種情形下便將由比利時侵略者經由他的傀儡予以決定，而不由剛果中央政府會同聯合國秘書長決定。可是，誰也不懷疑這一個傀儡全靠外國佔領者維持，並

沒有得到剛果共和國政府的承認，因此絕不能視為解決此項問題的一個當事方面論。大家都曉得比利時佔領下的卡坦加省當局純粹表示佔領者的意旨，而侵略者無非利用 Tshombé，企圖阻擾安全理事會各項決議之實施而已。

九八. 由此可見這個新興剛果共和國的敵人一手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而現在又要把事情說得就像成敗利鈍完全操在比利時傀儡手中一樣。

九九. 過納共和國總統八月六日所發表的聲明 [S/4420] 業經分發給我們了，當時他說如果卡坦加沒有被比利時佔領，那麼以 Tshombé 為首的那一羣賣國賊的種種活動根本就不會發生，迦納總統並說“Mr. Tshombé 在比利時保護下所說的話就像當日戰爭期中比利時國王在納粹保護下所說的話一樣無效”。迦納總統這幾句話實在說得十分有理。

一〇〇. 大家應當充分注意 Nkrumah 總統的下述警告：

“迦納本身絕不允許有人在非洲中心建立一個由比利時軍隊來維持的傀儡國家以適應某一國際礦採公司的需要，本人相信非洲的所有其他獨立國家也必不允許有人這樣的做。”

一〇一. 我們全都曉得，幾內亞共和國總統也發表了一個類似的聲明，而且願意遣派軍隊來協助確保安全理事會這項決議之無條件執行。

一〇二. 依據蘇聯政府的意見，卡坦加中有些人在外國僭奪者的命令之下，違反共和國的法律，正在採取直接破壞剛果共和國自由獨立及領土完整的行動，因此必須對這些人採取迫切而具有決定性的措施。聯合國必須逮捕這些人，把他們解交剛果共和國政府。如此，侵略者企圖窒息這個新興共和國的行動纔會終止。

一〇三. 依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到剛果共和國領土的軍隊必須幫助該國中央政府鞏固獨立並保全領土完整。

一〇四. 目前有人公然在卡坦加大規模的企圖破壞剛果共和國的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那些侵略者選定了這個最重要而最敏感的地區，顯然是認為如果他們分離卡坦加的企圖成功了，那麼剛果共和國的生存便要根本受到威脅。

一〇五. 我們尤其必須強調指出：依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往剛果共和國的軍隊有權也有責去消除一切可

能發生的障礙，俾不致妨礙他們執行安全理事會所委託執行的任務——安全理事會之派遣軍隊前往該國，其故亦即在此。如果他們遇到了任何武裝抵抗，那麼他們絕對有理由為自衛目的，使用他們的武器，這一點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所規定的，而且業經理事會於核可秘書長對聯合國軍任務所作解釋時予以證實了。

一〇六. 安全理事會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贊同秘書長第一次報告書中[S/4389, 第一五段]對聯合國軍任務所作的下述解釋：

“…從事此種工作的人絕對不得採取主動，使用武裝部隊，不過，這些人有權用武力來應付武裝襲擊，包括以武力使他們退出其在統帥命令下所佔據各陣地的企圖在內。”

一〇七. 因此，如果聯合國軍隊在進入卡坦加省的行動過程中遇到武裝抵抗，那麼依據我所提到的安全理事會決議，他們有權用他們所能使用的一切辦法來消滅此種抵抗。

一〇八. 因此，聯合國軍剛果統帥部在過去和現在都絕對有權無條件執行聯合國所委託執行的任務——肅清剛果全國的比利時軍隊，卡坦加省自然也包括在內。如果聯合國軍統帥部尚未完成其所受委託的任務，那絕對不是因為缺乏充分權力。

一〇九. 安全理事會必須勒令現有的聯合國軍統帥部立即採取措施，無條件的充分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一一〇. 理事會的決議勒令聯合國軍統帥部商同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採取行動，並向該國政府提供所可能需要的軍事協助，如果統帥部不遵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那麼依據蘇聯政府的意見，理事會便應當更換這個統帥部，另派一個確將老實穩打地執行安全理事會各項決議所規定的義務。

一一一. 秘書長報告書也指出：他鑒於聯合國對各贊助國——即願意出兵以供派往剛果的各國政府——所作的諾言，不能遣派依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往剛果的軍隊進入卡坦加。

一一二. 今天秘書長曾對此種立場略作解釋，可是他的解釋並沒有改變這一個問題的基本要素。

一一三. 我們曉得迦納及幾內亞兩國政府曾就此項問題發表聲明，它們都表示願意作一切可能需要的貢獻，以求迅速而無條件的實施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一一四。但如任何一個國家依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往剛果的軍隊爲了某種理由不能有效促成干涉主義者的軍隊從剛果獨立國的領土撤退，那麼依據蘇聯政府的意見，聯合國必須遣派那些準備參加實行此種合法行動的國家的軍隊前往剛果共和國。

一一五。此外還有若干其他措施也可能利便秘書長實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其中之一便是剛果共和國總理 Mr. Lumumba 的提議，他主張遣派一個聯合國會員國觀察團前往剛果，蘇聯政府認爲這一個提案值得考慮。該項提案案文業經分發理事會各理事，本人願意宣讀其中的一段：

“安全理事會業已審議有關剛果情勢之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兩決議案之實施問題，認爲必須於今後二十四小時之內遣派一觀察團前往剛果，該觀察團由下列各國代表組成之：印度、錫蘭、迦納、衣索比亞、摩洛哥、幾內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富汗、印度尼西亞及緬甸（每一國各有觀察員一人）。觀察員的任務是立即就地確保各項決議之嚴格實行，務使比利時軍隊撤出剛果全國，尤其撤出卡坦加；並確保剛果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S/4421。]

一一六。依據我們的意見，安全理事會也可以委託觀察團從事確保比利時當局立即停止剝奪剛果人民的國家財富，停止破壞剛果共和國的經濟生活，並立將其取自該國的一切財寶財產還給剛果政府。

一一七。蘇聯代表團將支持剛果共和國總理所提組織觀察團之提案。

一一八。鑑於剛果人民當前的重大危險，安全理事會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阻止比利時繼續軍事侵略剛果共和國，協助剛果人民維持該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

一一九。蘇聯代表團現在提出下列決議草案，以供安全理事會考慮：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爲實施安全理事會剛果問題各項決議而採取種種措施之報告書，

“一。察悉比利時政府公然違反安全理事會要求比利時軍隊迅速撤出剛果領土及維持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之決議；

“二。責成秘書長勿稍猶豫以一切手段採取斷然措施，將比利時軍隊移出剛果領土，並終止旨在破壞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之行為；

“三。着秘書長於三日內就其爲實行安全理事會本決議而採取的措施提具報告。”[S/4425。]

一二〇。最後，蘇聯代表團希望凡有誠意幫助剛果人民鞏固獨立並維持該國領土完整者都將支持這一個決議案。

一二一。主席：秘書長表示願意說幾句話，現在本人請秘書長發言。

一二二。秘書長：蘇聯代表缺席實使本人深感遺憾，因爲本人願就他所說的話略抒所見。不過本人相信他一定會得到報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本人甚至在他沒有在場時開始陳述我的意見，他也一定會原諒我。

一二三。本人深信蘇聯代表也像本人一樣，渴望有一個正確的紀錄，因此他一定會諒解我利用這個機會來矯正我所認爲誤會的一些事情和我所認爲基於錯誤情報的一些聲明。

一二四。蘇聯代表首先說到我們解除了剛果國軍若干軍事單位的武裝。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請他參閱剛果共和國外交部長剛纔在本次會議中所發表的聲明，他說：

“爲使聯合國軍隊能够執行任務起見，國軍軍事統帥徵得剛果政府同意，要求剛果軍人凡遇當地駐有聯合國軍隊時一律放下武器”[上文第一〇段]。

這也就是說這是剛果主權政府的決定，而不是本人的決定，也不是聯合國統帥部的決定，我認爲這一點應當載在紀錄之中。

一二五。再則，蘇聯代表說我們的軍隊與剛果國軍及人民發生衝突。本人要再提一提 Mr. Bomboko 所發表的聲明，因爲他說：在一方面，“聯合國軍隊到處受到共和國人民最友好的款待”[上文第五段]，他並且說“諸位都曉得，聯合國軍隊無論在何處進入剛果都沒有遇到我們軍民的任何抵抗”[上文第七段]。

一二六。如果現在我要談談我所認爲有誤會的各節——這種誤會雖然情有可原，但無論如何卻是錯誤的——那麼第一件事我願意說的，便是統帥部的職權及秘書長的職權。

一二七. 停止聯合國軍隊開入卡坦加的命令是我頒發的，而不是統帥部頒發的，因為統帥部遵行秘書長的命令，而秘書長則根據安全理事會的授權採取行動。無論本人頒發何種命令，統帥部都要接受。本人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書，報告這一件事，如果安全理事會認為我的命令錯誤，那麼我自然要負全部責任。

一二八. 我已經說明了我為什麼頒發這個命令。我的職權是有限度的，而且這個限度載在第一次報告書之中，事實上第一次報告書深為安全理事會所贊許，且為蘇聯代表團所贊成。本人在第一次報告書中業已說明聯合國軍的法律地位及職權，甚至詳細說明聯合國軍究因何故，不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而應認為這方面的行動祇限於自衛。我不記得我曾經聽到有人反對我對聯合國軍地位、任務及職權所作的解釋；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明目張膽，頒發一道命令——不如說是證實一道命令——使聯合國軍不得不採取軍事主動，那麼我的行動自然超出我的職權了。

一二九. 關於這一點，本人願意提到另一方面。蘇聯代表表示誠懇希望幫助剛果人民。自然，每一個人都懷有此種願望，而且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指導性的啓示。我個人不相信我們用非洲人殘殺非洲人，或剛果人殘殺剛果人的辦法可以幫助剛果人民，這一個信念將繼續為我的未來準則。

一三〇. 有人還說聯合國軍應當幫助中央政府，不錯，聯合國軍自然應當協助維持秩序，但卻不應成為一種政治工具。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本意，而且也違反了當初成立聯合國軍時所本的原則——這些原則也載在首先由突尼西亞代表向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中，本人相信我們都認為突尼西亞代表是代表整個非洲集團發言的。

一三一. 也有人提到 Mr. Lumumba 提議遣派觀察員前往剛果觀察撤兵情形及聯合國的種種活動。本人在這個提議上看不出有什麼不信任或缺乏信心的表

現，我認為這是一個有某種價值的提議，不過大家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來評斷這個提案的價值。

一三二. 本人願請理事會注意一個事實，就是：副總司令乃是摩洛哥的一位將軍；參謀總長是衣索比亞的一位將軍；總聯絡官是迦納的一位將軍，當地職員與會所方面的總聯絡官是印度的一位將軍。在這種情形下，本人很懷疑這幾個國家的觀察員，也許再加上一兩個其他國家的觀察員，究竟能否作一有價值的貢獻。

一三三. 我認為我所需要說的話就止於此。秘書長不應參加理事會的辯論；他的任務祇是提供報導並對他本人的行動表示他的看法而已，本人根據這個理由，撇開不談我所提到的這次辯論或其他各次辯論中所云各節。

一三四. 主席：我的發言人名單上第二個發言人不願在晚飯之前發言，因此我提議我們停會兩小時，午後八時四十五分復會。

一三五. Mr. AMADEO(阿根廷)：關於主席剛纔所說的那一點，本人認為現在時間還早，發言人名單上的其他若干發言人可能願意在我們延會之前發言，使我們能夠節省時間。自然，這件事應當由主席決定。

一三六. 主席：本人準備接受理事會的決議。我不過指出，如果我們現在延會，那麼我們可以早點復會。如果我們延會得晚，那麼我們復會也晚。因此所節省的時間實在有限。如果大家採納我的提議，那麼我可以依照發言名單上的名次順序請各發言人發言。

一三七. Mr. ORTONA(義大利)：也許我們可以在午後八時十五分或八時三十分開會。

一三八. 主席：如果理事會同意的話，我們定於午後八時三十分復會。

決定如議。

午後六時五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巴拿馬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巴拉圭	Thomas & Thomas, Karachi.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秘魯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菲律賓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秘魯	Liberaría Internat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冰島	Bokaverz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æti 18, Reykjavík.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印度尼西亞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西班牙	Libera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西班牙	Libera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övbo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瑞士	Librairie Payat, S.A., Lausanne, Genève.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泰國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丹麥	C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土耳其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多明尼加共和國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義大利	Libera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南非聯邦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厄瓜多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薩爾瓦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chad, Moskva.
衣索比亞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聯合王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法蘭西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美利堅合眾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德意志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黑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烏拉圭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德意志	R. Eisen 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委內瑞拉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º piso, Montevideo.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越南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南斯拉夫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挪威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zba, Ljubljana, Slovenia.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南斯拉夫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61C1]